

歷五十三部
朝說種部
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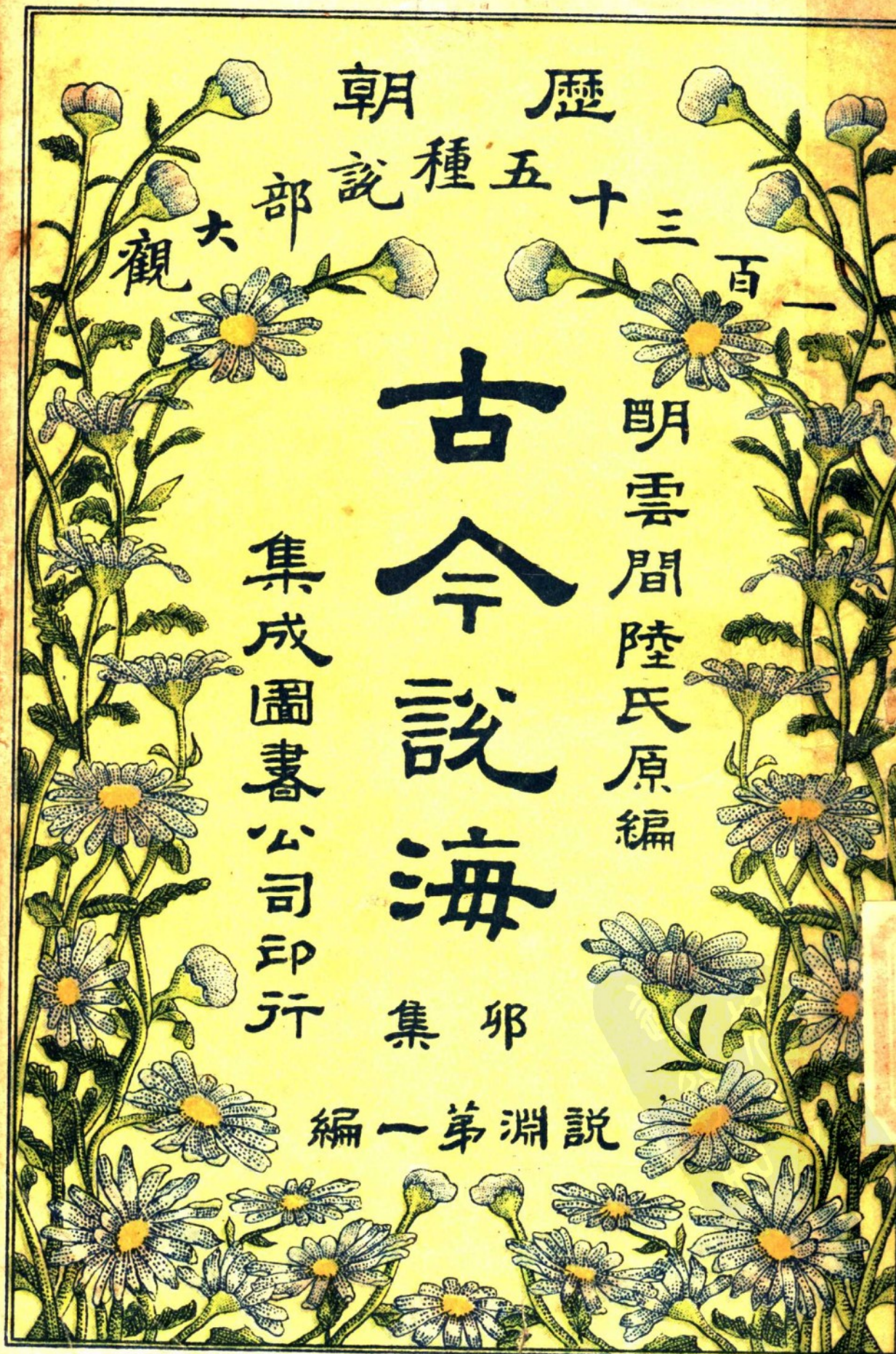
古今說海

明雲間陸氏原編

集成圖書公司印行

集 卯

說淵第一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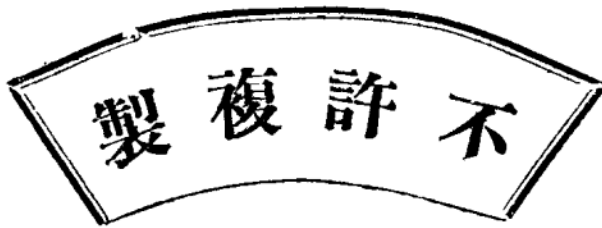
明
雲
南
陸
氏
原
編

說
淵

集成圖書公司印

新
學
社
印
PDG

宣統元年七月出版



藏版者

集成圖書公司

印刷所

集成圖書公司
上海南京路

總發行所

集成圖書公司
上海棋盤街

分發行所

集成圖書公司
北京 天津 漢口 廣東 山西

經售處

各埠大書坊

古今說海全部計十二冊
定價大洋四元正

古今說海

說淵目錄

甲集三卷

靈應傳

洛神傳

夢遊錄

乙集七卷

吳保安傳

崑崙奴傳

鄭德璘傳

李章武傳

韋自東傳

趙合傳

杜子春傳

丙集六卷

裴仙先別傳

震澤龍女傳

袁氏傳

少室先姝傳

李林甫外傳

遼陽海神傳

丁集六卷

蚩蜋傳

甘棠靈會錄

顏濬傳

張無頗傳

板橋記

鄴侯外傳

戊集六卷

洛京獵記

玉壺記

姚生傳

唐暉手記

獨孤穆傳

王恭伯傳

己集七卷

中山狼傳

崔煒傳

陸顥傳

潤玉傳

李衛公別傳

齊推女傳

魚服記

庚集八卷

聶隱娘傳

袁天綱外傳

曾季衡傳

蔣子文傳

張遵言傳

侯元傳

同昌公主外傳

睦仁舊傳

辛集八卷

韋鮑二生傳

張令傳

李清傳

薛昭傳

王賈傳

烏將軍記

竇玉傳

柳參軍傳

壬集八卷

人虎傳

馬自然傳

寶應錄

白蛇記

巴西侯傳

柳歸舜傳

求心錄

知命錄

癸集五卷

山莊夜怪錄

五真記

小金傳

林靈素傳

海陵三仙傳

已上別傳家總六十四卷

目錄終

古今說海

靈應傳

卷之三

靈應傳一

涇州之東二十里有故薛舉城城之隅有善女湫廣袤數里叢樹叢草古木蕭疎其水湛然而碧莫有測其淺深者水族靈怪往往見焉鄉人乞禱於湫曰九娘子神歲之水旱禱禳皆得祈請焉又州之西二百餘里朝那鎮之北有湫神因地而名曰朝那神其盼蠻靈應則居善女之右唐乾符五年節度使周寶在鎮日自仲夏之初數數有雲氣如奇峯者如美女者如鼠如虎者由二湫而興至於叢激迅風震雷電發屋拔樹數刻而止傷人害稼其數甚多寶責躬勵已謂爲政之未效致陰靈之所譴也至六月五日日午視事之暇昏然思寐乃解巾就枕寐猶未熟見一武士冠鍪被鎧持鉞而立於堦下曰有女客在門欲申叅謁故先聽命寶曰爾爲誰乎曰某卽君之闈者効役有年矣寶將詰其由已見二青衣蹙階而升長跪於前曰九娘子自郊墅特來告謁故先使下執事致命於明公寶曰九娘子非吾通家親戚安敢造次相面乎言猶未終而見祥雲細雨異香襲人俄有一婦人年可十七八衣裙素澹容質

窈窕憑空而下立庭廡之間容儀綽約有絕世之貌侍者十餘輩皆服飾鮮潔有如
妃主之儀顧步徊翔漸及堦所寶將少避之以俟其意侍者趨而言曰貴主以君之
節義可申誠信可託故將冤抑之狀上訴明公明公忍不救其急難寶遂命升堦相
見賓主之禮頗甚肅恭登席而坐祥煙四合紫氣充庭歛態低鬟若有憂戚之貌寶
命酌醴設饌厚禮以待之俄而歛袂離席逡巡而言曰幸以寓止郊園綿惓多祀醉
酒飽德蒙惠誠深雖以孤枕寒床甘心沒齒梵嫠有託負荷逾多但以顯晦殊途行
止乖互今乃迫於情禮豈暇緘藏儻鑒幽情當敢披露寶曰願聞其說兼冀識其宗
系苟可展分安敢以幽顯爲辭君子殺身以成仁徇其毅烈蹈赴湯火勞雪不平乃
寶之志也對曰妾家世會稽之鄞縣卜築於東海之潭桑榆墳隴百有餘代其後遭
世不造瞰室貽災五百人皆遭庾氏焚炙之禍纂紹幾絕不忍戴天潛遁幽岩冤
莫雪至梁天鑒中武帝好奇召人通龍宮入枯桑島以燒燕奇味結好於洞庭君寶
藏主第七女以求異寶尋聞家讐庾毗羅自鄞縣白水郎棄官解印欲承命請行陰
懷不道因使得入龍宮假以求貨覆吾宗嗣賴杰公敏鑒知渠挾私請行欲賜無辜

之害慮其反貽伊戚辱君之命言於武帝武帝遂止乃命合浦郡落黎縣歐越羅子春代行妾之先宗羞其共戴慮其後患乃率其族韜光滅跡易姓變名避仇於新平眞寧縣安村披榛鑿穴築室於茲先人弊廬殆成胡越今三世卜居先爲靈應君尋受封應聖侯後以陰靈普濟功德及民又封普濟王威德臨人爲世所重妾卽王之第九女也笄年配於象郡石龍之少子良人以世襲猛烈血氣方剛憲法不拘嚴父不禁殘虐視事禮教蔑聞未及朞年果貽天譴覆宗絕嗣削跡除名唯妾一身僅以獲免父母抑遣再行妾終違命王侯致聘接軫交轅誠願旣堅遂欲援刀自剄父母斥其剛烈遂遣屏居於茲土之別邑音問不通於今三紀雖慈顏未復溫清久違離羣索居甚爲得志近年爲朝那小龍以季弟未婚潛行禮聘甘言厚幣峻阻復來滅姓毀形殆將不可朝那遂通好於家君欲成其事遂使其季弟權徙居於王畿之西將質於我王以成姻好家君知妾之不可奪情乃令朝那縱兵相逼妾亦率其家僮五千餘人付以兵仗逆戰郊原衆寡不敵三戰三北師徒倦弊掎角無怙將欲收拾餘燼背城借一而慮晉陽水急臺城火炎一旦攻下爲頑童所辱縱沒於泉下無面

石氏之子故詩云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此衛世子孀婦自誓之詞又云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召伯聽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今則公之教可以精通顯晦貽範古今貞信之教固不爲姬奭之下者幸以君之餘力少假兵鋒挫彼兇狂存其鰥寡成賤妾終天之誓彰明公赴難之心輒傾至誠幸無見阻寶心雖許之訝其辨博欲拒以他事以觀其詞乃曰邊徼事繫煙塵在望朝廷以西郵陷虜蕪沒者三十餘州將議舉戈復其土壤曉夕恭命不敢自安匪夕伊朝前茅卽舉空多憤悱未暇承命對曰昔者楚昭王以方城爲城漢水爲池盡有荊蠻之地藉父兄之資強國外連三良內助而吳兵一舉鳥迸雲奔不暇嬰城迫於奔走寶玉遷徙宗社陵夷萬乘之靈不能庇先王之朽骨使申胥乞師於羸氏血淚汚於秦庭七日長號晝夜靡息秦伯憫其窘急竟爲出師復楚退吳僅存亡國况芊氏爲春秋之強國申胥乃衰楚之大夫而以矢盡兵窮委身折節肝腦塗地感動於強秦矧妾一女子父母斥其孤貞狂章凌其寡弱綴旒之急安得不少

動仁人之心乎寶曰九娘子靈宗異派呼吸風雲蠢爾黎元固在掌握又焉得示弱於世俗之人而自困如是者哉對曰妾家族望海內咸知只如彭蠡洞庭皆外祖也陵水羅水皆中表也內外昆季百有餘人散居吳越之間各分地土咸京八水半是宗親若以遣一介之使飛咫尺之書告彭蠡洞庭召陵水羅水率維陽之輕銳徵八水之鷹揚然後檄馮夷說巨靈鼓子胥之波濤混陽侯之鬼怪鞭驅列缺指揮豐隆扇疾風翻暴浪百道俱進六師鼓行一戰而成功則朝那一鱗立爲齋粉涇城千里坐變污瀦言下可觀安敢謬矣頃者涇陽君與洞庭外祖世爲姻戚後以琴瑟不調棄擲少婦遭錢塘之一怒傷生害稼懷山襄陵涇水窮鱗尋斃外祖之牙齒今涇上車輪馬跡猶在史傳具存固非謬也妾又以夫族得罪於天未蒙上帝昭雪所以銷聲避影而自困如是君若不悉誠款終以多事爲辭則向者之言不敢避上帝之責也寶遂許諾卒爵撤饌再拜而去寶及晡方寤耳聞目覽恍然如在翌日遂遣兵士一千五百人戍於湫廟之側是月七日鷄初鳴寶將晨興疎牖尙暗忽於帳前有一人經行於帷幌之間有若侍巾櫛者呼之命燭竟無酬對遂勵聲而叱之乃言曰幽

明有隔幸不以燈燭見迫也寶潛知其異乃屏氣息晉徐謂之曰得非九娘子乎對曰某卽九娘子之執事者也昨日蒙君假以師徒救其危患但以幽顯事別不能驅策苟能存其始卒幸再思之俄而紗窻漸白汴日視之悄無所見寶良久思之方達其義遂呼按吏命兵籍選亡沒者名得馬軍五百人步卒一千五百人數內選押衙孟遠充行營都虞侯牒送善女湫神是月十一日抽廻成廟之卒見於廳事之前轉旋之際有一甲士仆地口動日瞬間無所應亦不似暴卒者遂置於廊廡之間及明方悟遂使人詰之對曰其初見一人衣青袍自東而來相見甚有禮謂某曰貴主蒙相公垂莫大之恩拯其焚溺然亦未盡誠款假爾明敏再通幽情幸無辭免也某急以他詞拒之遂以袂相牽慚然顛仆但覺與青衣者繼踵偕行俄至其廟促呼連步至於帷薄之前見貴主謂某云昨蒙相公憫念孤危俾爾戍於弊邑往返途路得無勞止余近蒙相公再借兵師深愜誠願觀其士馬精強衣甲銛利然都虞侯孟遠才輕位下甚無機略今月九日有遊軍三千餘騎掠我近郊遂令孟遠領新到將士要擊於平原之上設伏不密反爲彼軍所敗甚思一權謀之將俾爾速歸達我情素言

訖拜辭而出昏然如醉餘無所知矣寶驗其說與夢相符意欲質其前事遂差制勝
關使鄭承符以代孟遠是月十三日晚衙於後毬場瀝酒焚香牒請九娘神收管至
十六日制勝關申云今月十三日夜三更已來關使暴卒寶驚歎急使人馳傳看之
至則果卒唯心背不冷暑月停屍亦不敗壞其家甚異之忽一夜陰風慘冽吹砂走
石發屋拔樹禾苗盡偃及曉而止雲霧四布連夕不解至暝有迅雷一聲劃如天裂
承符忽呻吟數息其家剖棺視之良久復蘇是夕親隣咸聚悲喜相仍信宿如故家
人詰其由乃曰余初見一人衣紫綬乘驪駒從者十餘人至門下馬命吾相見揖讓
周旋手捧一牒授吾云貴主得吹塵之夢知君負命世之才欲違南陽故事思殄邦
讐使下臣持茲禮幣聊展敬於君子而冀再康國步幸不以三顧爲勞也余不暇他
辭唯稱不敢酬酢之際已見聘幣羅於階下鞍馬噐甲錦綵服翫囊韉之屬咸布列
於庭吾辭不獲免遂再拜受之卽相促登車所乘馬異常駿快飾裝鮮潔僕御整肅
倏然行百餘里有甲馬三百騎已來迎候驅殿有大將軍之行李余亦頗得志指顧
之間望見一城雉堞穹崇溝洫深濬余慄恍不知所自俄於郊外備帳樂設享燕罷

入城觀者如堵傳呼小使交錯其間所經之門不記重數及至一處有如公署左右使余下馬易衣趨見貴主貴主使人傳命請以賓主之禮見余自謂既受公文噐甲臨戎之具卽是臣也遂堅辭具戎服入見貴主使人復命請去囊韉賓主之間降殺可也余遂捨噐仗而趨入見貴主坐於廳上余拜一如君臣之禮拜訖連呼登堦余亦再拜升自西堦見紅粧翠眉蟠龍髻鳳而侍立者二十餘輩彈弦握管穠花異服而執役者又數十輩腰金拖紫曳組攢簪而趨隅者又非止一人也輕裘大帶白玉橫腰而森羅於堦下者其數甚多次命召女客五六人各有侍者十數輩差肩接跡累累而進余亦低視長揖不敢施拜坐定有大校數人皆令與坐舉酒進樂酒至貴主歛袂舉觴將欲興詞敍向來徵聘之意俄聞烽燧四起叫噪喧呼云朝那賊部步騎數萬人今日平明攻破堡寨尋已入界數道齊進煙火不絕請發兵救應侍坐者相顧失色諸女不及敍別狼狽而散余及諸校降堦拜謝佇立聽命貴主臨軒謂余曰吾受相公非常之惠憫以孤惇繼發師徒拯其患難然以車甲不利權略是思今不羞弊陋所以命將軍者正爲此危急也幸不以幽僻爲辭少匡不迫遂別賜戰馬

二匹黃金甲一副旌旗旄鉞珍寶器用充庭溢目不可勝計彩女二人給以兵符錫寶甚豐余拜捧而出傳呼諸將指揮部伍內外響應是夜出城相次探報皆云賊勢漸雄余素諳其山川地形勢孤虛遂引軍夜出去城百餘里分布要害明懸賞罰號令三軍設三伏以待之遲明排布已畢賊汰其前功頗甚輕進猶謂孟遠之統衆也余自引輕騎登高視之見煙塵四合行陣整肅余先使輕兵搦戰示弱以誘之接以短兵且行且戰金革之聲天裂地坼余引兵詐北彼亦盡銳前趨鼓噪一聲伏兵盡起十里轉戰四面夾攻彼軍敗績死者如麻再戰再奔朝那狡童漏刃而去從亡之卒不過十人余選生馬二十騎追之果生置於麾下由是血肉潰草木脂膏潤原野腥穢蕩空戈甲山積賊帥以輕車馳送於貴主貴主登平朔樓受之舉國士民咸來會集引於樓前以禮責問唯稱死罪竟絕他詞遂令押赴都市腰斬臨刑有一使乘傳來自王所持急詔令促赦朝那曰朝那之罪吾之罪也汝可赦之以輕吾過貴主以父母再通音問喜不自勝顧謂諸將曰朝那妄動卽父之命也今使赦之亦父之命也昔吾違命乃貞節也今若又違是不祥也遂命解縛使單騎送歸未及朝那

包羞而卒於路余以克敵之功大被寵賜尋備禮拜平難大將軍食朔方一萬三千戶別賜第宅輿馬寶器衣服婢僕園林邸第麾幢鎧甲次及諸將賞賚有差明日大宴預坐者不過五六人前所見六七女皆來侍坐丰姿豔態愈更動人笑語竟夕酣飲甚歡酒至賁主觴而言曰妾之不幸少處空閨天賦孤貞不從嚴父之命屏居於此三紀矣蓬首灰心未得其死鄰童迫脅幾至顛危若非相公之殊惠將軍之雄武則息國不言之婦又爲朝那之囚耳永言斯惠終天不忘遂以七寶鐘酌酒使人持送鄭將軍吾因避席再拜而飲余自是頗動歸心詞理懇切遂許給假一月宴罷明日辭謝訖擁其麾下三十餘人返於來路所經之處聞雞犬頗甚酸辛俄頃到家見家人聚哭靈帳儼然麾下一人令余促入棺縫之中余擬前而爲左右所聳俄聞震雷一聲醒然而悟承符自此不事家產唯以後事付妻孥果經一月無疾而終其初欲暴卒每告其所親曰余本機鈴入用効節戎行雖奇功蔑聞而薄効竈立泊遭釁累譴謫於茲平生志氣鬱然未申丈夫終當扇長風摧巨浪推泰山以壓卵決東海以沃螢奮其鷹犬之心爲人雪不平之事吾朝夕當有所受與子分襟固不久矣其

月十三日有人自薛舉城晨發十餘里天初平曉忽見前有車塵競起旌旗煥赫甲馬數百人中擁一人氣槩洋洋然逼而視之鄭承符也此人驚訝移時因佇於路左見警如風雲抵善女湫而去俄無所見

靈應傳終